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韓詩外傳 第七卷

齊宣王謂田過曰：「吾聞儒者喪親三年，君與父孰重？」過對曰：「殆不如父重。」王忿然曰：「曷為士去親而事君？」對曰：「非君之土地，無以處吾親；非君之祿，無以養吾親；非君之爵，無以尊顯吾親。受之於君，致之於親。凡事君，以為親也。」宣王怏然無以應之。《詩》曰：「王事靡盬，不遑將父。」

趙王使人於楚，鼓瑟而遣之。曰：「慎然失吾言。」使者受命，伏而不起，曰：「大王鼓瑟，未嘗若今日之悲也。」王曰：「調。」使者曰：「調則可記其柱。」王曰：「不可。天有燥濕，弦有緩急，柱有推移，不可記也。」使者曰：「請借此以喻。楚之去趙，千有餘里。亦有吉凶之變。凶則弔之。吉則賀之。猶柱之有推移，不可記也。」故王之使人，必慎其所之，而不任以辭。《詩》曰：「莘莘征夫，每懷靡及。」蓋傷自上而御下也。

齊有隱士東郭先生梁石君，當曹相國為齊相也，客謂匱生曰：「夫東郭先生梁石君，世之賢也，隱於深山，終不誦身下志，以求仕者也。吾聞先生得謁曹相國，願先生為之先。臣裡母相善婦，見疑盜肉。其姑去之。恨而告於裡母。裡母曰：『安行。今令姑呼汝。』即東蘊請火去婦之家，曰：『吾犬爭肉相殺，請火治之。』姑乃直使人追去歸還之。故里母非談說之士；東蘊請火，非還婦之道也。然物有所感，事有可適。何不為之先？」匱生曰：「愚恐不及，然請盡力為東郭先生梁石君東蘊請火。」於是乃見曹相國曰：「臣之裡，有夫死三日而嫁者，有終身不嫁者。則自為娶，將何娶焉？」相國曰：「吾亦娶其終身不嫁者耳。」匱生曰：「齊有隱士東郭先生梁石君，世之賢士也。隱於深山，終不誦身下志以求仕。相國娶婦，欲娶其不嫁者。取臣，獨不取其不仕之臣耶？」於是曹相國因匱生東郭先生梁石君，厚客之。《詩》曰：「既見君子，我心即降。」

孔子曰：「昔者周公事文王，行無專制，事無由己。身若不勝衣，言若不出口。有奉持於前，洞洞焉若將失之。可謂子矣。武王崩，成王幼，周公承文、武之業，履天子之位，聽天子之政，徵夷狄之亂，誅管蔡之罪，抱成王而朝諸侯，誅責制斷，無所顧問，威動天地，振恐海內，可謂能矣。成王壯，周公致政，北面而事之。請然後行，無伐矜之色，可謂臣矣。故一人之身，能三變者，所以應時也。」《詩》曰：「左之左之，君子宜之。右之右之，君子有之。」

傳曰：鳥之美羽句啄者鳥畏之，魚之侈口垂腴者魚畏之，人之利口膽辭者人畏之。是以君子避三端：避文士之筆端，避武士之鋒端，避辯士之舌端。《詩》曰：「我友敬矣，讒言其興。」

孔子困於陳蔡之間，席三經之席，七日不食，藜羹不糝。弟子有饑色。讀書習禮樂不休。子路進諫曰：「為善者天報之以福，為不善者天報之以賊。今夫子積德累仁，為善久矣。意者當遭行乎？奚居之隱也？」孔子曰：「由來，汝小人也？未講於論也？居吾語汝，子以知者為無罪乎？則王子比乾何為剖心而死？子以義者為聽乎？則伍子胥何為抉目而懸吳東門？子以廉者為用乎？則伯夷叔齊何為餓於首陽之山？子以忠者為用乎？則鮑叔何為而不用？葉公子高終身不仕？鮑焦抱木而泣？子推登山而燔？故君子博學深謀，不遇時者眾矣。豈獨丘哉！賢不肖者，材也。遇不遇者，時也。今無有時，賢安所用哉？故虞舜耕於歷山之陽，立為天子，其遇堯也。傳說負土而版築，以為大夫，其遇湯也。呂望行年五□賣食棘津，年七□屠朝歌，九□乃為天子師，則遇文王也。管夷吾束縛自檻車，以為仲父，則遇齊桓公也。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，為秦伯牧牛，舉為大夫，則遇秦繆公也。虞丘於天下，以為令尹，讓於孫叔敖，則遇楚莊王也。伍子胥前功多，後戮死，非知有盛衰也，前遇閻閻，後遇夫差也。夫驥罷鹽車，此非無形容也，莫知之也。使驥不得伯樂，安得千里之足，造父亦無千里之手矣。夫蘭■生於茂林之中，深山之間，不為人莫見之故不芬。夫學者非為通也，為窮而不憂，困而志不衰。先知禍福之始，而心無惑焉。故聖人隱居深念，獨聞獨見。夫舜亦賢聖矣，南面而治天下，惟其遇堯也。使舜居桀紂之世，能自免於刑戮之中，則為善矣。亦何位之有？桀殺關龍逢，紂殺王子比乾。當此之時，豈關龍逢無知，而王子比乾不慧乎哉！此皆不遇時也。故君子務學，修身端行，而須其時者也。子無惑焉。」《詩》曰：「鶴鳴九皋，聲聞於天。」

曾子曰：「往而不可還者親也。至而不可加者年也。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，木欲直而時不使也。是故椎牛而祭墓，不如雞豚逮親存也。故吾嘗仕齊為吏，祿不過鍾釜，尚猶欣欣而喜者，非以為多也，樂其逮親也。既沒之後，吾嘗南遊於楚，得尊官焉，堂高九仞，棖題三圍，轉轂百乘，猶北鄉而泣涕者，非為賤也。悲不逮吾親也。故家貧親老，不擇官而仕，若夫信其志約其親者，非孝也。」《詩》曰：「有母之屍雍。」

趙簡子有臣曰周舍，立於門下，三日三夜。簡子使問之曰：「子欲見寡人何事？」周舍對曰：「願為諤諤之臣，墨筆操牘，從君之過，而日有記也，月有成也，歲有效也。」簡子居則與之居，出則與之出。居無幾何，而周舍死。簡子如喪子。後與諸大夫飲於洪波之台，酒酣，簡子涕泣，諸大夫皆出走，曰：「臣有罪而不自知。」簡子曰：「大夫皆無罪。昔者吾有周舍有言曰：『千羊之皮，不若一狐之腋；眾人諾諾，不若一士之諤諤。』昔者商紂默默而亡，武王諤諤而昌。今自周舍之死，吾未嘗聞吾過也，吾亡無日矣。是以寡人泣也。」

傳曰：齊景公順晏子為人何患。晏子對曰：「患夫社鼠。」景公曰：「何謂社鼠？」晏子曰：「社鼠出竊於外，入托於社。灌之恐坏牆，熄滅之恐燒木。此鼠之患。今君之左右，出則賣君以要利，入則托君不罪乎亂法，君又並覆而育之，此社鼠之患也。」景公曰：「嗚呼！豈其然！」「人有市酒而甚美者，置表甚長，然至酒酸而不售。問裡人其故。裡人曰：『公之狗甚猛，而人有持器而欲往者，狗輒迎而齧之，是以酒酸不售也。』士欲白萬乘之主，用事者迎而齧之，亦國之惡狗也。左右者為社鼠，用事者為惡狗，此國之大患也。」《詩》曰：「瞻彼中林，侯薪侯蒸。」言朝廷皆小人也。

昔者司城子罕相宋，謂宋君曰：「夫國之安危，百姓之治亂，在君之行。夫爵祿賞賜，舉人之所好也，君自行之。殺戮刑罰，民之所惡也，臣請當之。」君曰：「善。寡人當其美，子受其惡。寡人自知不為諸侯笑矣。」國人知殺戮之刑專在子罕也。大臣親之，百姓畏之，居不期年，子罕遂去宋君而專其政。故《老子》曰：「魚不可脫於淵，國之利順不可以示人。」《詩》曰：「胡為我作，不即我謀。」

衛懿公之時，有臣曰弘演者，受命而使未反，而狄人攻衛。於是懿公欲興師迎之。其民皆曰：「君之所貴而有祿位者鶴也，所愛者宮人也。亦使鶴與宮人戰，餘安能戰！」遂潰而皆去。狄人至，攻懿公於葵澤，殺之，盡食其肉，獨捨其肝。《弘演》至，報使於肝，辭畢，呼天而號。哀止。曰：「若臣者，獨死可耳。於是遂自剗出腹實，內懿公之肝，乃死。桓公聞之曰：「衛之亡也，以無道也。今有臣若此，不可不存。」於是復立衛於楚丘。如弘演，可謂忠士矣。殺身以捷其君，非徒捷其君，又令衛之宗廟復立，祭祀不絕。可謂有大功矣。《詩》曰：「四方有羨，我獨居憂。民莫不谷，我獨不敢休。」

孫叔敖遇狐丘丈人，狐丘丈人曰：「僕聞之：有三利必有三患，子知之乎？」孫叔敖蹴然易容，曰：「小子不敏，何足以知之？敢問何謂三利？何謂三患？」狐丘丈人曰：「夫爵高者人妒之，官大者主惡之，祿厚者怨歸之。此之謂也。」孫叔敖曰：「不然。吾爵益高，吾志益下；吾官益大，吾心益小；吾祿益厚，吾施益博。可以免於患乎？」狐丘丈人曰：「善哉言乎！堯舜其猶病諸！」《詩》曰：「溫溫恭人，如集於木。惴惴小心，如臨於谷。」

孔子曰：明王有三懼：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；二曰得志而恐驕；三曰聞天下之至道而恐不能行。昔者越王勾踐與吳戰，大敗之，兼有南夷。當是之時，君南面而立。近臣三，遠臣五。令諸大夫曰：「聞過而不以告我者，為上戮。」此處尊位而恐不其過也。昔者晉文公與楚戰，大勝之，燒其草，火三日不息。文公退而有憂色，侍者曰：「君大勝楚，而有憂色，何也？」文公曰：「吾聞能以戰勝安者，惟聖人。若夫詐勝之徒，未嘗不危。吾是以憂也。」此得志而恐驕也。昔者齊桓公得管仲、隰朋，南面而

立。桓公曰：「吾得二子也，吾目加明，吾耳加聰，不敢獨擅，進之先祖。」此聞至道而恐不能行者也。由桓公、晉文、越王勾踐觀之，三懼者，明君之務也。《詩》曰：「溫溫恭人，如集於木。惴惴小心，如臨於谷。戰戰兢兢，如履薄冰。」此言大王居人上也。

楚莊王賜其群臣酒，日暮酒酣，左右皆醉，殿上燭滅，有牽王后衣者。後才乞冠纓而絕之，言於王曰：「今燭滅，有牽妾衣者。妾才乞其纓而絕之，願趣火視絕纓者。」王曰：「止！」立出令曰：「與寡人飲，不絕纓者不為樂也。」於是冠纓無完者，不知王后所絕冠纓者誰。於是王遂與群臣歎飲乃罷。後吳興師攻楚，有人常為應行。五合戰，五陷陣卻敵，遂取大軍之首而獻之。王怪而問之，曰：「寡人未嘗有異於子，子何為於寡人厚也？」對曰：「臣先殿上絕纓者也。當時宜以肝膽塗地。負日久矣，未有所效。今幸得用。於臣之義，尚為王破吳而強楚。」《詩》曰：「有忝者淵，■葦淠淠。」言大者無不容也。

傳曰：伯奇孝而棄於親，隱公慈而殺於弟，叔武賢而殺於兄，比乾忠而誅於君。《詩》曰：「予慎無辜。」

紂殺王子比干，箕子被發佯狂；陳靈公殺泄冶，鄧元去陳以族從。自此之後，殷並於周，陳亡於楚，以其殺比乾泄冶而失箕子鄧元也。燕昭王得郭隗，鄒衍、樂毅是以魏趙至，興兵而攻齊，樓閔於莒，燕這守計眾不與齊均也，然所以信竟至於此者，由得士也。故無常安之國，無宜治之民，得賢者昌，失賢者亡。自古及今，未有不然者也。明鏡者所以照形也；往古者所以知今也。知惡古之所以危亡而不務襲跡其所以安存，則未有以異乎卻走而求逮前人也。太公知之，故舉微子之後，而封比乾之墓。夫聖人之於賢者之後，尚如是厚也，而況當世而存者乎？《詩》曰：「昊天太憮，予慎無辜。」

宋玉因其友見楚襄王，襄王待之無以異。乃讓其友。友曰：「夫薑桂因地而生，不因地而辛；女因媒而嫁，不因媒而親。子之事王未耳，何怨於我？」宋玉曰：「不然。昔者齊有狡兔，盡一日而走五百里。使之瞻見指注，雖良狗，猶不及狡兔之塵。若攝纓而縱繼之，則狡兔亦不能離也。今子之屬臣也，攝纓縱繼與？瞻見指注與？」《詩》曰：「將安將樂，棄予作遺。」

宋燕相齊，見逐罷歸之舍。召門尉陳饒等二□六人曰：「諸大夫有能與我赴諸侯者乎？」陳饒等皆伏而不對。宋燕曰：「悲乎哉！何士大夫易得而難用也！」饒曰：「君弗能用也。則有不平之心，是失之己而責諸人也。」宋燕曰：「夫失諸己而責諸人者何？」陳饒曰：「三斗之稷，不足於士，而君雁鷺有餘粟，是君之一過也；果園梨栗，後宮婦人以相提擲，士曾不得一嘗，是君之二過也；綾紈綺■，綺靡麗於堂，從風而弊士曾不得以為緣，是君之三過也。且夫財者，君之所輕也；死者，士之所重也。君不能行君之所輕，而欲使士致其所重，猶譬鉛刀奮之，而幹將用之，不亦難乎？」宋燕面有慚色，逡巡避席曰：「是燕之過也。」

《詩》曰：「或以其酒，不以其漿。」

傳曰：善為政者，循情性之宜，順陰陽之序，通本末之理，合天人之際。如是則天氣奉養而生物豐美矣。不知為政者，使情厭性，使陰乘陽，使末逆本，使人詭天。氣鞠而不信，鬱而不宣。如是則災害生，怪異起，群生皆傷，而年穀不熟。是以動傷德，其靜亡救。故緩者事之，急者弗知。日反理而欲以為治。《詩》曰：「廢為殘賊，莫知其尤。」

魏文侯之時，子質仕而獲罪焉。去而北。調簡主曰：「從今已後，吾不復樹德於人矣。」簡主曰：「何以也？」質曰：「吾所樹堂上之士半；吾所樹朝廷之大夫半；吾所樹邊境之人亦半。今堂上之士惡我以法；邊境之人劫我以兵。是以不樹德於人也。」簡主曰：「噫！子之言過矣。夫春樹桃李，夏得陰其下；秋得食其實。春樹蒺藜，夏不可採其葉；秋得其刺焉。由此觀之，在所樹也。今子所樹非其人也。故君子先擇而後種也。」《詩》曰：「無將大車，惟塵冥冥。」

正直者順道而行，順理而言，公平無私，不為安肆志，不為危易行。昔衛獻公出走反國，及郊，將班邑於從者而後入。太史柳莊曰：「如皆守社稷，則孰負羈縻而從？如皆從，則孰守社稷？君反國而有私也，無乃不可乎？」於是不班也。柳莊正矣。

昔者衛大夫史魚病且死，謂其子曰：「我數言蘧伯玉之賢，而不能進；彌子瑕不肖，而不能退。為人臣生不能進賢而退不肖，死不當治喪正堂，殯我於室足矣。」衛君問其故。子以父言聞君。造然召蘧伯玉而貴之，而退彌子瑕。徙殯於正堂。成禮而後去。生以身諫，死以屍諫，可謂直矣。《詩》曰：「靖共爾位，好是正直。」

孔子閒居，子貢侍坐，請問為人下之道奈何？孔子曰：「善哉！爾之問也。為人下其猶土乎？」子貢未達。孔子曰：「夫土者，掘之得甘泉焉。樹之得五穀焉。草木植焉，鳥獸魚鱉遂焉。生則立焉，死則入焉。多功不言，賞世不絕。故曰：能為下者，其惟土乎？」子貢曰：「賜雖不敏，請事斯語。」《詩》曰：「式禮莫愆。」

傳曰：南假子過程本，本為之烹鱸魚。南假子曰：「聞君子不食鱸魚。」本子曰：「此乃君子食也，我何與焉。」假子曰：「夫主比所以廣德也，下比所以狹行也。比於善者，自進之階；比於惡者，自退之原也。且詩不云乎？」

子貢問大臣。子曰：「劉明鮑叔，鄭有子皮。」子貢曰：「否！齊有管仲，鄭有東裡子產。」孔子曰：「產薦也。」子貢曰：「然則薦賢緊於賢？」曰：「知賢，智也。推賢，仁也。引賢，義也。有此三者，又何加焉？」

孔子游於景山之上，子路、子貢、顏淵從。孔子曰：「君子登高必賦。小子願者何期？丘將啟汝。」子路曰：「由願奮長戟，蕩三軍，乳虎在後，仇敵在前，蠱躍蛟奮，進救兩國之患。」孔子曰：「勇士哉！」子貢曰：「兩國構難，壯士列陣，塵埃張天。賜不持一尺之兵，一斗之糧，解兩國之難。用賜者存，不用賜者亡。」孔子曰：「辯士哉！」顏回不願。孔子曰：「回何不願？」顏淵曰：「二子已願，故不敢願。」孔子曰：「不同意。各有事焉。回其願。丘將啟汝。」顏淵曰：「願得小國而相之。主以道制，臣以德化。君臣同心，外內相應。列國諸侯莫不從義響風。壯者趨而進，老者扶而至，教行乎百姓，德施乎四蠻，莫不釋兵，輻輳乎四門，天下咸獲永寧，■宣飛蠕動，各樂其性。進賢使能，各任其事。於是君綏於上，臣和於下，垂拱無為，動作中道，從容得禮。言仁義者賞，言戰鬥者死。則由何進而救？賜何難之解？」孔子曰：「聖士哉！大人出，小子匿。聖者起，賢者伏。回與執政，則由賜焉施其能哉？」《詩》曰：「雨雪■，見■見聿消。」

昔者孔子鼓瑟，曾子、子貢側門而聽。曲終，曾子曰：「嗟乎！夫子瑟聲殆有貪狼之志，邪僻之行，何其不仁，趨利之甚！」子貢以為然。不對而入。夫子望見子貢有諫過之色，應難之狀，釋瑟而待之。子貢以曾子之言告。子曰：「嗟乎！夫參，天下賢人也。其習知音矣。鄉者，丘鼓瑟，有鼠出遊，狸見屬屋，循梁微行。造焉而避。厭目曲脊，逆色獲而不得，丘以瑟為其音。參以丘為貪狼邪僻，不亦宜乎！」《詩》曰：「鼓鍾於宮，聲聞於外。」

夫為人父者，必懷慈仁之愛，以畜養其子。撫循飲食，以全其身。及其有識也，必嚴居正言，以先導之。及其束髮也，授明師以成其技。□九見正，請賓冠之。足以死其意。血脈澄靜，媵內以定之。信承親授，無有所疑。冠子不言，發子不答。聽其微諫，無令憂之。此為人父之道也。《詩》曰：「父兮生我，母兮鞠我。拊我畜我，長我育我。顧我復我，出入腹我。」